

河北青年文丛



社迷

郭澄清

S H E M I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河北青年文丛

票

社 迷

郭澄清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作者是河北省的一位农村工作青年干部。

本书所收的十五篇小说和散文，是从作者几年来所写作品中选辑的。作品以充沛的热情、朴实的笔调，描绘了我国农村丰富多采的生活画面，刻画了许多可敬可爱的新人。

在这些作品中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社 迷

郭 澄 清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哈密道12号）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津出字第008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耗 1/32 印张4 7/8 字数91,000

1963年9月第1版 196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42,000

目 录

社 迷.....	1
高 七.....	13
馬家店.....	20
茶坊嫂.....	30
春 儿.....	40
虎 子.....	48
黑掌柜.....	70
老 人.....	82
斃拉气.....	92
铁蛋哥.....	101
老队长.....	108
方方嫂.....	118
借 兵.....	128
灭荒日記.....	139
铁头和駝駱的故事.....	144
后 記.....	151

社 迷

开 场 白

啥事也有“迷”。有“棋迷”，有“戏迷”，也有“书迷”、“财迷”、“媳妇迷”……所有这些“迷”，俺村都有。另外，还有一个“社迷”。

除了“社迷”外，别的“迷”都是“老资格”了，甚至有的是“祖传”。“社迷”成“迷”的历史虽短，名气却大。甭说当庄的少爷们儿，就是周围三里五村，甚至全社、全县，差不多都知道他，真是隔着窗户吹喇叭——名声在外。

因此，村里人们都想给“社迷”作个传。这类问题，当然要找我这“写稿迷”。我能力虽小，胆量却大，便把这个差事一口应下了。

我从未写过传记，只能先在这里把“社迷”的外貌介绍一番。

嘴

“社迷”姓高名大。这高大五十挂零年纪，长得矮矮墩墩

墩，胖胖乎乎，圓头秃頂，黑臉黃鬍。他的嘴特別大，嘴唇特別厚（上唇微向外翻），說話有点口吃。但是，此人生來話多，并且說出的話兒還很有風趣。比如：我為了給他作傳去訪他（并沒把原意告訴他），問他解放前有多少產業，他笑吟吟地說：“唔！產，產業么？不算少。不，不過大都是跟人家伙着的！就，就說吧——頭頂上的天啦，河里的水啦，白天的日頭啦，夜里的星星啦……”他一揮胳膊說，“哪，哪一樣兒能說沒有我高大的份兒？問，問屬於我自個兒的嗎？那，那只有三樣兒——一是汗；二是泪；三是爹娘給拋下的賸！”

我補充說：“四樣兒吧——還有你这百十斤呐！”

“我，我这百十斤窮骨头么！也，也不屬於自己，已經租給人家財主婆！”他說完咯咯笑起來。

接着，我又問他那时节几口人，他答得既爽快又干脆：“兩，兩口人。”我問他是什麼人，他笑着說：“你，你猜吧——我們倆，寸步不離……”我說，是老婆唄。他拍了我一下肩膀，哈哈大笑說：“傻小子！你，你娶了老婆，让他跟你寸步不離呀？”

我醒了腔，就勢說：“那你該說三口人呀！”

“還，還有誰？”

“灶王爺呐！”

“你，你知道灶王爺是干啥的？”他質問我一句，沒等我回答，他又說，“他，他是管看家的。我，我沒有宅舍，也沒有家——他，他失業后，不知跑到哪一國去啦！”

我們的村子很大，我又常年不在家，對他現在的家境也不大清楚。問他時，他說：“噢！這，這你還不知道——三，三千來畝地，七百多口人，豬羊滿圈，驢馬成群，有，有菜園，有果林……”

“你說的這是生產隊呀！”

“你，你問的什麼？”

“我問的你家……”

“社，社不就是家嗎？”

公社化後，農業社改成了生產隊，可“社迷”管隊還是叫“社”，並且，這“社”字經常挂在嘴上。他那張嘴的本事可大啦——甭管別人談論什麼事，他張口准扯到“社”上去；甭管別人做什麼事，他也總得跟“社”聯繫起來。有一回，“戲迷”正大談唱戲，高大插嘴說：“唱，唱戲跟辦社一樣——非，非得大伙心齊，都往一個點上打才行吶！”又一回，“莊稼迷”們正品評莊稼，高大又答了腔：“咱，咱社的莊稼，跟咱的社一樣——正，正在蒸蒸日上，一天好似一天……”還有一回，“戲迷”們冒着刺骨的北風去看夜戲，高大指着人家的脊梁骨嘲笑說：“這，這都是些傻瓜！——那，那兒又不講辦社的事，有個啥聽頭？怪事！”

腿

按高大老伴的話說，“他是個地地道道的死莊稼漢子”。他活了五十多歲，往北只出去五里路，到過他姥姥家；往南只出去八里路，去過他丈人家；往東出得最遠，到過十

里开外的县城——那是近几年去参加了两次爱社模范会议；往西走得最近，只到过三里路远的丁庄——解放前给那村财主扛过活。他的活动范围虽然这样小，可他的两条腿并没闲着——一气就给地主蹬了二十多年的“脚蹬籬”；并且为此落了个伤腿。直到如今，他走路稍微快了点，就现出侧着膀子蹬“脚蹬籬”的那种架势。

打从办了社，他那两条腿算是往社里跑熟了。十年来，不论刮风下雨，他没有一天不到社里坐坐。有时候，正赶上干部们开会，他就往门槛上一坐，竖着耳朵听起来，听着听着他总要插上几句，有时兴许还逗个笑谈。可是，干部们让他坐在会议桌边，他却不去，并说：“那，那儿没我的位子！”有时候，他进去一看，社里没有人，他就拾拾这儿，摸摸那儿。并且，拾掇一阵，再歪着脖子瞅一阵，直到自己跟自己说：“行！这，这样就顺眼了！”然后，这才拍拍身上的土，擦擦头上的汗，慢慢腾腾地回家去吃饭。有时候，他跑到社里一看，门锁了，也并不扭头就走。他先摸摸锁扣好没有，再两手扒着门缝往里瞅一阵，然后就坐到门槛上抽起烟来，把烟抽透，这才回家去。

他闺女家跟生产队斜对门，他可从来不到闺女家去。有时闺女碰上他，让他到家里去坐坐，他说：“不！我，我忙啊！”说着就又走到队部去了。有一回，晚伴收了半竹筐小枣，让他给闺女送去，他答应了。当他提着空筐回来时，晚伴问道：“送去啦？”他笑着说：“没，没有。”“枣呢？”“吃，吃啦。”“谁吃啦？”“人，人家。”晚伴一听火了，半嗔半

笑地給了他一笊帶疙瘩。高大不生氣，却笑着說：“你，你打屈啦！”

“屈什麼？”

“沒，沒有脊梁的責任——該，該打的是腿！”

“瞎扯！腿不听你支使？”

“說，說良心話——我，我的心是上閨女家去的，可是它三迈两迈拐到社里去了！”

有一回，閨女生了个胖小子，高大乐得一夜沒有睡好。天一明，他就一骨碌爬起来，要到閨女家去瞧瞧。可是他那两条腿就像认熟道一样，三迈两迈又迈到队部去了。一进门，两个干部正吵得臉紅脖子粗。高大劝劝这个劝不下，說說那个也不听，一跺脚扭头走了。走出門，他一眼瞅見挂在門口上的那块紅字大招牌，賭气摘下来扛回家去。一进家，老伴吃惊地問道：“呀！你怎么又扛了它来啦？”

高大不吭声，坐在炕头上吹大气。

老伴一看这情景，以为又跟那年一样了——那是十年前，村里剛有一点办社的風声，高大就領着一伙人办起社来。但是，由于缺乏經營管理經驗，再加社員成分不純，有人故意搗乱，社沒办出百日去就垮台了。“分家”的时候，这个爭这东西，那个拣那东西，高大却指着农业社的大招牌說：“我，我要它！”他把招牌扛回家，用紅綢子包起来。老伴問他：“你还放着它有啥用处？快給我燒了吧！”

“不，总，总有一天，它，它还要挂出去的！”

高大說对了——沒有半年，这招牌真的又挂出去了。

今几个晚伴見他又扛回招牌來了，怎能不吃驚呢！她正想去問個明白，忽然進來兩個隊幹部。幹部問高大為啥摘招牌，高大沒有回答，却反問道：“你，你們的架，吵，吵完沒有？”

“完啦。”

“完，完了就再挂上去！”他跳下炕又說，“往，往后你們吵架，先把招牌摘下來再吵！”說罷，他扛起那塊紅字閃光的大招牌，又向生產隊部走去。他晚伴指着他的背影跟幹部說：“你們瞧！他這兩條腿走得這股勁兒！”

耳

一早，晚伴那機槍嘴就冲着高大“突突”上了。先說東院的媳婦怎么怎么精，隊上分南瓜盡揀好的；西院的媳婦怎么怎么傻，推糞車子裝得楞楞的滿，也沒多掙分……然后又說房該泥啦，自留地該鋤啦……從窗紙發白一直“突突”到太陽老高，還沒有住嘴。她這一套，高大聽慣了，他只顧低著頭修理繩套，不吭聲也不插言。後來晚伴有點火了，拽著他的耳朵說：“你聽見沒聽見？聾子！”

“听，听見啦！”高大站起身向外走去。老伴喊住他問道：“你干啥去？”

“卸，卸車去。”

“卸車？”

“社，社里拉化肥的車回來啦。”高大向窗外一指，“你，你不見馬鈴响？”

“这也显着你婆？唉唉！”

“显，显不着我——你，你去！”

高大向外走去。晚伴指着他的背影又嘟囔起来，三嘟囔两嘟囔，竟放声哭了。这也不能怪她小题大作，因为高大的耳朵使她伤心不止一次了。

有一次，晚伴叫他去榜自留地，他满口应得当当响，可一出梢门就拐了弯。晚伴追上来抓住他的脖领子。“我，我的妈！”高大惊叫一声，回头一瞅，又笑了，“不，不去啦？”晚伴指着他的鼻子质问：“我说的什么来？”高大从容回答：“榜，榜自留地去。”“自留地在哪里？”“在，在家东。”“你咋往家西走？”“你，你听！社，社里的猪老吱吱叫，准是谁家的孩子又淘气啦——我去看看就走！”“没法跟你生气！”晚伴知道硬逼不行，又改了笑脸说，“看看太湿就别榜——先撩地瓜蔓，再打棉花心……听见了没有？”高大又满口应下。傍晚时分，晚伴到洼里一看，高大正在榜队上的地，气得她浑身哆嗦，真想给他两巴掌。可又怕别人笑话，便凑近老头子的耳朵小声说：“唉唉，你呀你呀，我说的什么来？”“你，你不说太湿就别榜吗？”“后边呐？”“后，后边的我没听清楚……你，你别生气，榜了社的就榜你的。”

又一次，半夜三更，高大隔墙听到驴叫唤，就知是饲养员那个“觉迷”又睡过去了，忘了喂夜草。他披上衣裳跑过去，为此着了夜风闹起病，惹得干部来看，社员来瞧，请医生搬大夫，晚伴还煎汤熬药侍候他五、六天。后来病好了，晚伴抱怨他说：“倒霉就倒到你这耳朵上了！别人听

不見驴叫喚，偏偏你就听得見……你看，叫你鬧的，少掙多少工分？耽誤多少事？——往后，耳朵不要这么长！”

“那，那是，那是！”高大一面紧应声，一面推开飯碗往外跑。

“又干啥去？”

“你，你听——‘工，工分迷’連搭油都顾不得，研得車軸吱扭吱扭响！”話沒落地人沒影了。

最让晚伴生气的是：高大的耳朵不光“招灾”，还常常“惹禍”。那天，他隔牆听到“工分迷”跟他老婆說話，抱怨給他記的工分少，他老婆还罵干部不通人情。高大抬腿跑过去，又質問，又摆理，并当面作证工分記得合理，把“工分迷”两口子弄得下不了台。“工分迷”老婆好要无賴，送走高大便指桑罵槐地鬧起来。晚伴听了，气得肚子鼓得像蛤蟆，高大却泰然无事。晚伴賭气拽着他的耳朵質問：“你听見沒有？”

“听，听不大清楚！”

眼

高大的眼睛很小，并且，整天牵拉着眼皮，像个睡不醒的样子。但是，他看見的事儿却特別多。比如說：在每次收工的路上，別人說的說，笑的笑，唱的唱，逗的逗；可高大不說也不唱。他这儿瞅瞅，那儿望望，有时还抄起一把谷穗来仔細端詳一番。別人回到家，有的往炕上一側，抱过孩子逗上啦；有的找个树蔭一坐，架起腿美上啦……

高大却又与众不同——他把大鋤往門边一靠，轉身就走。來到隊部，找上幹部，不問人家忙閑，他張口就是建議：不是谷子該追肥啦，就是棉花該整枝啦，興許最後還要來上這麼一句：“耳，耳聽是虛，眼，眼見為實——你們要親自去看看，我不怪你信不着我！”幹部要說看過啦，他就說：“噢，噢！怪不得它們捎信來說謝謝你吶！”

村里有個話把兒：“高大過眼，不長就短。”事實還真是這樣。無論誰在他的眼前，就是一閃而過，也准有毛病。掏耙的過來了，高大“咚咚”兩步湊上去，舉起大鎬“當當”敲兩下。人家問他干什么，他說：“這，這根耙齒要單干！”耕地的人回來了，高大攔住人家，抬起腳來搓搓鏟頭，並且說：“你，你因為黑，沒对上象，想讓鏟頭跟你作伴呀？”旁邊有人插嘴說：“人家都快結婚啦！”“哦！吃，吃餃子可別忘了我這搓鏟頭的呀！”他說罷，還要拍一下後生的肩頭。久而久之，人們都摸准了高大這脾氣。有一回，一個小伙子下地回來，遠遠望見了高大，就把家什拾掇得一百妥當，心里想：“我看他再挑啥毛病！”來到近前，他故意走得很慢，等着高大湊過來。這回高大沒有過來，他邊走邊說：“小，小伙子！你，你對診療所的那個小婦女，有點意思嗎？”“別瞎扯！”“要，要不你總想跟她打交道吶？”“沒有的事！”“沒，沒有的事留著頭上的汗啥用？”小伙子醒悟了，扯下毛巾擦起汗來，並說：“我算服了你！”

他服了，可還有不服的。“車把式”這天從城里拉農藥回來，一進村正碰上高大。他掄鞭一吆喝，把個五挂套的

騾馬車調理得条条是道，道道在行，便主动問高大說：“社迷呀！你看我駛車有啥毛病？”

“你，你让我說眼下？还，还是連过去都說着？”

“我从办社就駛車，你都說着吧！”“車把式”得意地說。

高大想了想說：“沒，沒啥毛病——我只是希望你长生不老！”

“这是啥意思？”

“十，十年啦！你連个徒弟也沒教出来——你，你要老了，死了，这車怎么办呐？”

“車把式”臉紅了，光搓脖頸子答不上話来。高大又笑着說：“別，別看我这么說——我并不想学！”

手

高大那双手，虽然粗糙得像老柳树皮，可是却巧得出神。他从小沒經過师，是铁活，是木活，是泥活，他都能动上手来。他这一套本事，过去人們还不大知道，因为他从沒領过徒弟，也沒开过作坊。自从办社以后，他一有閑空就跑到社里（現在是队部）去。有时候，拿来一把斧，一把鋸，修修桌子，理理凳子，拾掇拾掇門窗。有时候，拿来一把錘子，一把鉗子，修修犁耙，理理車輛，拾掇拾掇耘鋤。有时候，又拿来一張泥板，一把瓦刀，自己和泥，自己搬磚，悄悄地又砌起牆根来。他干活从来不支使別人，可是有人主动帮忙，他也不拒絕，只是說：“你，你要干，得答应我个条件——你，你是徒弟，我是师傅，我指揮你，

你，你听我指揮！”接着，他的話就多起来了。一会儿：“徒，徒弟听令——領磚上陣哟！”一会儿：“徒，徒弟接旨——帶泥上殿喽！”就这样，逗得人們直笑，不觉累就把活干完了。

高大的手不光巧，而且閑不着。在地里干活时，別人休息了，他就給人們修理家什。若沒有家什可修理，他就拔苗旁边的草，或者找点別的事儿占着手。实在找不着活了，便掏出烟袋来，把烟鍋插进烟口袋，挖呀挖，挖呀挖，挖起来沒完沒了，甚至有时直到又动手干活时，他一袋烟也沒裝，烟袋一插就干起活来。因此，村里有个話把儿：“高大的烟袋——占着手呐！”

高大的手，还有一套特別奇妙的本事。有一天，“牲口迷”牵着一匹馬到兽医站去，一出村就碰上高大。高大問他干啥去，他說馬病了，要到兽医站去看看。高大让他站住，上上下下、前前后后把馬打量了一遍，然后把手掌放在馬后膀的上部，摸了一会儿，笑哈哈地說：“它，它有喜啦！”

“怀駒啦？”

“对喽！”

“不对！怀了駒摸大膀能摸出来？”

高大拽着那人的手，按在馬的后膀上：“怎，怎么样？”

“不怎么样！”

“你，你不懂！”高大一揮手，“牵回去吧……”

“死了呐？”

“我，我偿命！”

后来結果证明——高大說的一点不錯。

还有一天，一伙社員正往地里推糞，高大走过来把手往糞堆里一插，嚷道：“別推啦！”“为什么？”人們都不解其意。他解釋說：“冷，冷糞果，热糞菜，生，生糞上地果根坏——这糞不熟！”

后来試驗結果证明——高大的說法又对了。

結 束 語

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用了足足三个月的工夫，总算把“社迷”的外貌写完了。这天，我趁开社員大会的机会，洋洋得意地讀給大家听。人們听后，都哈哈大笑。我問他們笑什么，大家七嘴八舌地說开了。这个說：“人家高大的事迹多生动啊，叫你这一写算完啦！”那个說：“你写的这玩艺儿，是蕎麦皮打浆子——連板也不沾！”……人們这一陣冷水，潑得我凉了多半截。不过，我想：高大本人会支持我。于是，我又去征求他的意見。他听了一遍，却一收笑臉，紧摆双手：“这，这个万万使不得！万万使不得！”他没容我張嘴，又說，“社，社里正忙，哪有工夫弄这‘閑篇’！”他說罢，抬起屁股上“社”里去了。

于是，我只好就此擱笔。

1963年2月于河北宁津县

高 七

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老事了。那时，村上还是土财主三海的天下。那人是个出名的“官迷”，可巴結了半輩子官也沒巴結上。据說是因为“風水”不好。为解决“風水問題”，他在村头修了一座庙。村里有个名叫高七的小伙子，他人穷志剛，虽然年輕力壯，但就不給地主当牛，每天要飯回来，就宿在这庙里。

不久以后，三海的官果真巴結成了。正当他設宴請客的那天夜晚，高七突然放火把庙燒了。三世立刻派人把他抓了来。

在这吉庆之日，当着众亲友的面，三世想找个台阶，先把事压下，过后再狠狠地报复他。于是，他皮笑肉不笑地对高七說：“你是不小心失的火吧？我看你是不会成心燒庙的；这庙也是你的安宿之处啊……”

“当官沒好人，好人不当官——我就是要破你当官的‘風水’！”高七一揮拳头說，“我宁願露天过宿，也……”

三世再也忍不住了，一声喝令，把他捆綁起来，倒吊在